

劇壇趣事

關文蔚

六十八年六月廿五日「中國時報」第六版載一條新聞，報導屏東恆春鎮城南里，里長鄭永吉豢養兩條白蛇，豢養三年，長達八尺有餘，蛇性非常溫順，且與蛇主帶來了幸運，事業發達，鴻圖大展云云。本來這種涉及迷信的傳說，未必是真箇如此，不過我個人也有一段白蛇的遭遇，可以寫出作爲談助。

民國廿五年夏末秋初，作者以母姓郝文蔚（音玉）的名字應河南開封一家戲院之聘組劇團前往演唱，合同簽妥，包銀也收了，帶領僑角生、旦、淨、丑，文武場等四十餘人，其中包括坤伶青衣梁韻秋，及其胞弟梁訓益等，梁君現在是名琴師，當時年紀還少，作者並未注意看到他，民國四十五年間，梁君到作者服務之鐵路局主計處



本文作者關文蔚小姐早年演借東風飾孔明劇裝照。

辦公室來訪，他首問作者：「您認識我嗎？」作者回答說：「不認識。」他又自報姓名：「我叫梁訓益。」按該時梁訓益操琴已然成名了，只是作者未加注意而已。故仍然答說：「不知道。」他又問：「有個梁韻秋，您認得嗎？」我說：「那我認得，她是我的僑角兒的，民國廿五年間，我帶她去開封唱戲的。」訓益又說：「我也跟您去啦！」作者覺得奇怪，說：「我怎麼沒見過您？」梁說：「那個時候我還小呢！只有十一、二歲，還沒有學拉胡琴呢！」作者這才明白。（這是後話）。

開封之行白蛇怪事

廿五年夏於啓程赴河南開封之日，全部人員行李均已到達北平西火車站，準備搭車啓程時，突然接到開封戲院方面發來電報，告知因其本身股東方面有了問題，要我們暫緩動身，候等消息再行，當我接到這封電報，心中之焦急，真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說不出的忐忑不安，去好呢？還是不去的好？這幾個僑角兒的，我怎樣去向他們說，拿什麼交代，總算這些同仁，通情達理的

各自將行李搬回去待命，當時心中實在煩悶，回家後告訴廚師，今晚改吃熱湯麵，我因無事可做，也同女佣李媽在院子裏大理石桌上幫助廚師剝葱，突然發現手中葱內有一條「線蛇」約有三寸來長，蛇色雪白，如同一條白粗線一般，口中不斷吐出鮮紅的舌頭，真令人毛骨悚然，但又可怕，又可愛，我只知道京戲中的白蛇傳之白蛇，可是也從未見過真的白顏色蛇，當時我因為開封之行，不能順利，精神困擾憂悶，也顧不得駭怕，即以原葱挑着那條小白蛇給廚師及女佣李媽等看過後，放在院中牆角下任其逃去，傭人各個稱奇，作者卻在暗暗禱告保佑我諸事如意。

開封之行，等了三天，接得電報告知院方諸事已妥，囑即前往，即命擋手（經理或經紀人，北平戲班，稱為擋手）通知各榜角同仁次日啟程，仍在北平西火車站上車，車經黃河大橋，過橋前

後，火車駕駛人員等必須下車朝拜大王廟，祈保平安，大王廟中供奉着大青爺與二青爺之神位，也就是二位蛇神之別名。據傳說，從前黃河常鬧水災，自從立此大王廟後，就平安多了，這位大青爺身長僅七寸，平時蟠於供案之上，接受香火，二青爺不常現身，但偶然也有出現，國人絕對相信這兩位蛇神有靈，有一位外國人他不相信而且還說了些對神不恭敬的話，結果那外國人當時嘴就腫起來了，越腫越大，痛疼難忍，國人教他禱告，許願，這外國人因受不了這種懲罰，只有聽命照辦，說也奇怪，腫痛之嘴，沒有片刻即恢復全癒了，不由他不信，親自買了供品到橋頭山上廟中還願，並親眼看見一條七寸來長的黑蛇在桌子上仰首受拜，那外國人仍不服氣，說：「這樣一個小動物，有多大道行，能讓我看見你真正的身體有多長。」這句話才說完，只見那小蛇在

供桌上，原設置的沙盤中，用首寫出，「今晚黃昏山後看。」這外國人本來應該搭原車往目的地，爲了要看大青爺的法身究竟有多大，寧願犧牲一半路程的票價留下不走，於黃昏日落前即至山後等待奇蹟出現，等了半小時，未見蛇體踪影，頗感失望時，突見一座山嶺有些蠕動狀，正覺奇怪，當他再仔細一看，唉呀！原來不是山嶺動，而是一條大青蛇之半蛇身在爬行，另一半還在山的那一邊，不能看見有多長？嚇得這個外國人跪在地上禱告說：「請您收了法身吧，我看見了！」當他磕頭時再抬起頭來看，那條山嶺似的大青爺已無影無踪了。自那次起大王廟的香火，更爲旺盛了，作者因爲在火車上等待此站開車時間太久，經向別的乘車旅客及行車隨車人員探詢，方知有此神蹟，凡是經常過此大橋的人，均知道大青爺現法身的傳說。



(上) 本文作者關文蔚小姐早年的照相



(下) 本文作者近影。

演出成功又是奇跡

車抵開封，戲院老闆，經理等均在車站迎接，將我等先接至事先定好的旅館，稍作休息，再轉至由院方定妥酒席四桌的飯館接風，在餐席筵間，研究訂定演出打炮戲碼。作者這是第二次來開封，能演之戲，當較前次增多，故決定打炮戲碼，第一天「羣英會、借東風」，第二天「定軍山，陽平關」，第三天「失街亭」，第四天「白蟒台」，第五天「十道本」，第六天「清官冊，夜審潘洪」，第七天「全部清風亭」，貼出這七天戲碼，衆人即覺驚奇，因爲一般人新

到演出總是貼三天打泡戲，足可以了，而作者這七天戲碼貼出去，前十排的戲票竟全部訂完，雖然前座好票均已售完，但決對賣不滿座，因為作者應聘原是定在醒豫舞台演出，因戲院股東們意見不和改在「人民會場」演唱，這「人民會場」是當年馮玉祥，為召開人民大會而興建的，故容量特大，樓上樓下全部可容納兩萬四千人，因為場地太大，不論舉行任何盛大義演，或各種娛樂等，亦從未滿過，據說馮玉祥召開人民大會，因恐出席者不踴躍，曾出示公告，如不參加開會者，罰自掃住處整條街道一次，但也未坐滿人，但曾有一次，馮玉祥出佈告，凡來參加開會者，會後每人發給兩個饅頭四兩牛肉，這一次總算是滿啦，院方改用該處演唱，包括前後台用地及觀眾席位，最多亦僅佔該「人民會場」整個面積四分之一，這樣大的戲院，演員們在台上演唱，頗有在露天廣場上唱戲之感，無法籠音，難辨韻味，那時候又沒有廣播設備，唱者費力，聽者還須伸長脖子，聚精會神的聽方可，真可謂花錢受罪，基於場地不適合及其他種種原因，致與院方鬧得並不愉快，幸好有位文豪周行從中調解，否則很可能要由法律來解決了，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，也就算啦。

該時恰巧洛陽來人聘請，因洛陽現有劇團，四棵、四柱，角兒均很整齊，故僅聘作者個人及文武場傍角兒等，那是非帶不可的。因洛陽地區較小，無法負擔作者龐大之包銀，結果以分賬方式簽約，條件是二八分賬，除印花稅捐外，淨得我方分二成，院方得八成，食宿交通由院方負責

，開封離洛陽不遠，乘火車很快就到了，該地市容欠佳，戲院設備不良，但生意甚好，每日客滿，生活費用低廉，日常用品非常便宜，尤其是羊肉最佳，每一斤羊肉僅賣五分錢，在那個時期如在北平，買一斤羊肉也要二角錢，洛陽一角錢買兩斤，可以說便宜得出奇了，那裏風景不美，沙土甚多，娛樂場少，只有一家小型電影院，生意不如京戲，且時常為了買不到戲票而起糾紛，記得，有一次我帶去的查票人員，被三四個不良份子痛打一頓，幸而我那查票者身材魁偉，且諳武功，否則定被打傷，事後作者送他一套新衣服，以表慰問之意。

黑色不吉偏不信邪

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作者原定演出戲碼是全部「白蟒台」，突然得 蔣委員長（先總統蔣公）在西安蒙難的消息，當消息傳到，舉世震驚，全國上下無不憤慨，作者及團員九十餘人，均放聲痛哭，由於心情憤恨不平，嗓音嘶啞，臨時罷演，此後十餘日中，每人臉上不見笑容，在一片緊張情緒中渡日，十二月廿五日突聞街市上鞭炮聲大作，原來 蔣公平安脫險返南京，全國響起一片慶祝，歡樂的笑聲，使人們愁雲憂痛心情，一掃而空，緊張的心弦也放鬆下來，由於蔣公脫險平安飛返南京，舉國歡騰，影星王熙春之父王錦榮老闊特派人邀作者到南京去演唱，由王熙春担任二牌，當作者一行人等，由洛陽至南京，經過鄭州，被當地戲院老闊聞風迎接，堅邀挽留，在鄭州演唱一星期，並予熱誠招待，作

者因礙於情面難却，只好應允，第一天唱「羣英會，借東風」第二天「白蟒台」。那戲院老闊本打算檢個便宜，不化路費，留下作者唱幾天戲，預計總可賺上些錢，但沒想到這幾天戲簡直就不靈，賣座情形奇慘，只有四五成座，此地又無第二家娛樂場所，沒人與我對抗，而且排出的戲碼，也非常整齊，扎硬，就是不上座，因此有些頗為迷信的人，怪我不該用黑色的「守舊」。（即舞台上之大幕）。因我私人用的「守舊」是黑絨製成的，圍桌、椅披、椅墊，也是黑色緞子加綉行龍戲珠，故滿台之上大幕，圍桌、椅披、椅墊等全是黑色，致那些迷信者，均認為台上所用黑色佈置，可把負責人的運氣也帶黑了，但實際上那有這等事。台上用的桌椅，上面綉花的東西，名稱叫圍桌，椅披，這種東西，作者自製者共有十三套之多，這種東西以三張桌子，六把椅子，稱謂「一堂」，一張桌子，二把椅子所用之桌搭椅披，稱謂「一套」。作者昔年每到一處演戲，頭一天之戲碼，十之八九，必演「羣英會，借東風。」所用之圍桌椅披，亦必是我所喜愛的，那一堂黑色的，以後就要看穿什麼顏色的戲衣而換用，如演帝王等角色我就用黃色或紫色的，如演「哭靈牌」，必然用白色的圍桌，椅披，更因作者身材不高，故在台上用的物件顏色，必需儘量使其調和，這樣看起來我的身材並不矮小，而且更顯特色，並也曾得到許多人的讚美，可是這次在鄭州演出，生意不好，就聽到別人說：「郝文蔚（晉玉）就是被這黑「守舊」（大幕）帶黑啦，不然不可能不賣座兒。」但照我本身看來，

這是運氣，此也名爲碼頭運，有人在甲地不靈，而在乙地很紅，也有人終生不走運。

作者雖然在鄭州不靈，但我到達南京，在南京大戲院演唱，成果大紅特紅，而大名鼎鼎的雷喜福及林樹森二位，在中央大戲院合作來同作者對台演出，若論他二位的藝術，是相當高超的，可以說：內外兩行，沒有不稱讚道好的，但就是不上座，每天只賣到四五成座，而作者這裏每天客滿，當我走運時候，那些舞台上用的黑色物件，也未把我給帶黑，而且非常紅，雷、林二位，不論演出多好的戲，票房記錄仍賣不過我。

和梅蘭芳唱對台戲

後來大華戲院把梅蘭芳接來，梅蘭芳帶着奚嘯伯及團體配角到達南京，在大華演唱，梅是以自身演旦角爲主，大部份配角全是北平帶來的名角，每日客滿。

作者以自身演老生爲主，以王老闖的女兒王熙春爲二牌，配角全是由南方請來的名角，梅的票價比我高，但我的票出現黑市價高出梅的票價許多，而且每日下午四點已將全部戲票賣完，將鐵門拉上，並在戲院門前掛出「今日客滿，明日請早」之木牌。

其實往昔在北平演出，偶然也有不約而同之對台相演，多少受有影響，我覺得此次南京演出真是奇蹟，未受到梅的絲毫影響，反而成了梅之強敵。

再以南京一地而言，即有，中央、大華、南京，三家大戲院，尚有四家小戲院同時演出，惟

獨大華、南京兩家每日客滿，其他戲院生意不佳，作者南京之行，有此殊榮，莫非是那小白蛇給我帶來的好運氣嗎？

小鳥王熙春成名史

民國廿六年初，江南國劇界的王錦榮老闆爲了想造就他的女兒熙春成名，故特派能員周師範聘我到南京以便栽培他之愛女，在南京大戲院上演，不久梅蘭芳也應大華戲院之聘，梅率奚嘯伯及其他等配角，全是北平有名的角兒，而作者年僅廿三、四歲入世不久，單槍匹馬率文武場傍角人等初到江南。旦角王熙春尙爲不滿二十歲的少女，她生得非常可愛，臉色並不白，斯文儒雅、活潑可人，其有一雅號「小鳥」，她本來是在南京夫子廟，羣芳會唱「清唱」，因天資甚佳父母愛如掌珠，聘名師學戲，會戲不多，隨學隨唱，她同我演過很多戲，如「蘇武牧羊」之胡阿雲，全部「青風亭」中之周桂英，「四進士」中的楊素貞等等，熙春同我演出來的戲我均滿意。她母親生得很好看，白而且胖，不高也不矮，很大方，許多事全迎合我的心理，待余甚佳，記得作者初到南京時，她帶我三人去安樂池洗澡，一個是她的外甥女蔡國賓，另一個是她女兒王熙春，這位阿姨在前面領路，熙春、國賓居中，我在最後，當作者要進門時即被澡堂子的女服務人員攔住，那人一面用手往外推我出去，並以上海口音說：「篤少爺，儂請到樓浪。」（大少爺您請到樓上。），我見她不准作者進去時，我也看見牆上有個牌子，上面寫著「女賓部，男士請止步」。因

那人見我是男裝打扮，我頭戴銅盆式帽，身穿長袍，故而她急欲把我推出，而我僞裝不知，定要往裏走，此時其他女賓驚叫起來亂躲，熙春的母親笑着往外跑出來說道：「你讓他進來吧！」，經這位阿姨如此一說，其餘人等已然明白了，作者是個假男人了。禁不住大家全笑起來了，熙春的母親又接着說：「你們怎麼連她也不認得。」那些人把作者當成奇特人看待，追問熙春「他是誰？」熙春說：「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郝文蔚嗎。」這些女賓裡面也有幾個看過作者在台上唱戲，但是沒見過我本人真面目，她們感覺台上、台下不像是同一個人有點奇怪。這個笑話，第二天報紙就登出來一段「昨日下午有位美男子跑到安樂池澡堂，女賓部去洗澡，服務人員不敢攔阻竟然讓這人進內去洗澡，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就是鬚生泰斗郝文蔚。」

假鳳虛凰一樁趣事

我第一次在南京，這段期間覺得行動很自由，因爲每到一處均被那些新聞記者們注意，只要我到那裏去，第二天定有報紙登出來。記得有一次作者同好友徐新月女士，相約到玄武湖去玩，第二天忘記是那家報紙，即登出略似如下的文字「本報記者採訪，見到玄武湖岸旁，大樹之下。有一青年男子，正同名大律師王龍先生的夫人徐新月女士，坐在石凳之上談情說愛，當記者走到近處一看，原來那位年輕的美男子乃是鬚生泰斗郝文蔚。」，這數十個字刊出不大緊要，差點害得他夫妻離了婚，因爲王龍是南京有名的律